庄子哲学

《庄子》33篇，是先秦文本中比较长的；包含思想复杂，作者问题也一直以来是个老问题、大问题，没有弄清楚，庄子其人和书的关系，疑古思潮的问题搅得庄子文本也一直是一个问题；20世纪的考证进入了困境，33篇肯定不全是庄子本人的作品——否则不符合古典文献（？），就连最纯净的《孟子》也不是完全由孟子本人执笔的，而《庄子》更加复杂。

《艺文志》庄子有52篇，郭象删去19篇认为不符合的，留下33篇，33篇被认为是庄子本人著作的看法保留了很久，直到20世纪重新提出。内7篇一般认为是庄子所作，但外篇和杂篇就很不一样了。丁老师-外杂篇基本是庄子后学，但可能也有部分是庄子本人的，但缺乏有力的论据，不过也可以从逻辑上推论，那么多文本中没有一篇庄子所作吗？论证不是的人只是确证了部分肯定不是出自庄子，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说全都不是。

庄子是战国中期偏晚（白起拔郢之前就去世）人，《史记》蒙人，《汉志》宋人，应该是宋国蒙城人（商丘北部二三十里）（安徽、山东、河南都在争名人故地），与惠子为好友。

庄子活动地：北到濮水，南到？【13:44】邹鲁（儒家）、齐鲁（后来黄老、仙家），老庄故乡杨朱

《庄子》演变过程：

# 第一节、庄子其人其书

# 一、庄子其人

《史记》：漆园吏；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；52篇十余万言；

寓言和寓言篇有什么差别？内七篇是晚年还是壮年写作的呢？无法考据。《盗跖》篇也在荆州出土的古墓里被发现，说是批评孔子等人，扬明老子的学说

——问题：庄子都齐物了，怎么会作这种有待之论呢？但是《逍遥游》不是也对境界低的人，认识程度低的人展开了批判吗？这些都是问题，但是掌握《庄子》清楚之后都可以给出理由。

言辞附丽，写作风格、语言特色汪洋恣肆，发明一种适己的哲学，让个体生命达到逍遥自在，尽管也有讲治理哲学、政治哲学，但是他的说教根本上是为了个体在社会、家庭、自己的生命世界中达到逍遥自在的状态，所以在管理者看来是无用之学；庄子也认识到自己的学说被王公大人鄙弃，所以也很苦闷，后来也不断强调无用之用；

楚威王的故事，是真实的吗？思想的阐发是为了治世的，才可能被人君重视。

# 二、庄子其书

## 1、庄子版本和注疏

52篇本，33篇本，汉志本（司马彪52篇，向秀不到30篇，**郭象**，崔譔）；

庄子注疏有**郭庆藩**、王先谦庄子集解/集释；现代应该有四五十本以上，几乎无穷无尽；

根本的是从郭庆藩庄子集释一点一点读起（简洁版的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，王先谦的后于郭庆藩，郭庆藩里的庄子文本被注疏切割开来了，适合个人安静的时候读，但是不适合讲课），陆德明（？），陈善英的疏、郭象的注，结合注疏理解庄子本人的意思；有些非常难理解，尤其是《齐物论》，可以说是先秦最难理解的文本之一；现代也有很好的文本，王舒明的庄子校诠（郭庆藩的1.5倍）

## 2、庄子出土资料

1977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《庄子》，出土后被毁掉了；古墓出土的简几乎都被毁掉了（博物馆的人放进开水锅里煮），诗经等里面都有，非常可惜。

1988湖北江陵张家山136号汉墓竹简《盗跖》，郭店简《语丛四》和庄子相近，但郭店简文本在前，庄子应该是改编了这个文本。

## 3、《庄子》内外杂之分及其与庄子的关系

除了极个别庄子与惠子对话时有“庄子曰”应该是后人的，赵岐的说法是“孟子曰”因为孟子被经书化了，未必不是孟子思想（？）【14:04】；

内篇除了极个别是弟子参与进来的，本身是庄子本人的作品；外杂篇有部分（哪些还需要讨论）应该是庄子本人所作；

判准：有的是语言学的方法（语言学的游戏）很难说是可靠的，“性命”等，郭店简里已经出现性命；汉传，战国早期（？）；道德精神和性命来判断也是有问题的；

# 第二节、道论、气论与“道通为一”

老子的“道”不纯粹是思想世界里展现出来的原理，而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实体。古代不像现代被分析开来的各个部分（？）【14:08】

尽管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实体性的，但切入点是治理的政治哲学切入的，所以黄老（思考如何治理天下国家，君王南面之术）成为汉代主流。老子思想包含多维角度，包括个体生命的安定也在里面；个体生命的安定是在社会家庭，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定呢？庄子追求逍遥，适己，后来噶边了道家哲学的发展方向。

仍然继承了老子的基本方向“道”，用道、求道统摄，道就是个人生命达到安定的原则、原理。像老子一样具有抽象的实在性吗？还是一种实体？【14:12】也用了道作为世界的本根，作为终极的实在、实体；庄子思想的本源有三个，道、气、天，作为构建世界（客观世界+主观思想世界）的基本概念。

一、道论

1.1本根

——《大宗师》

自本自根，不是受到一个他者，像当时宗教信仰认为神性的天是主宰者，是有目的的，或者人做事情是有目的有意志的；说道自本自根，是没有神来主宰、给予的，而是终极的本根。（老子14、21章都涉及）

无为无形，不是“有”（有名有形），道的存在特性是无形无名的，是在我们的认识中说的，纯粹的道没有什么可说（？）【14:17】；

可传（自然流传）而不可受；

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（老子象帝之先）；

都在老子文本中能够找到根据，但是更加简明；道是先于天地的，不是被主宰者，是自身的根源；大宗师首先提出“本根”概念，合成道的特性加以说明，老子思想中已有蕴含，但是没有点明；除此之外《知北游》里也有本根，说是作为世界的终极的来源，而且化育到当下事物的生存，以此来描述乃至定义什么是道。

道的神奇作用；庄子有神仙传统，语言运用上是无间的，但把仙话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，是有隔的；庄子自由地写入是因为黄河下游仙话已经漫游开了，一直到淮河流域，所以在秦始皇统一六合后，而且诸子游说带到秦国去，所以秦始皇也相信神仙；

1.2 道有普遍性

——《知北游》

道无所不在，讲的是普遍性；道不是高高在上的，在蝼蚁（人可毁灭的动物），植物，无情的瓦片，甚至在屎尿。周被、遍及、咸（全部），都是一个意思。

——《天道》/天地：道在生成世界的时候也是普遍的

1.3 道通为一（贯通性）

和普遍性-道无所不在-紧密关联，是普遍性推进一层，显出不同的涵义；世界是有隔的，有分别的，但本源的道是有分别的吗？我们把握了道去看世界的时候是有分别的吗？

一个是方法论的道通为一，一个是客观世界中看到的道的自然流行是有对应关系的，自然世界的道，【14:28】

——齐物论

每个物就其本质来说有所然有所可，丑人和西施，千变万化，道通为一。

是本源的通为一，还是道作为世界观、作为看待物的物观去看是通为一的呢？两种都有，如果没有通为一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，怎么能够看出道是可以把它们贯通一体的呢？如果世界不是道通为一的，怎么可能产生贯通的看法呢？

分而成，成而毁，是主客之间交际，发生碰撞产生的概念；如果主观意识没有加之于世界，用反思把它悬隔起来看，本源世界哪里有分成成毁呢？庄子看到认识作为一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，认识到道通为一是世界客观的法则，也是主观意愿去认识世界的法则（唯达者知通为一，暴露出庄子认识到客观世界也是道通为一的，所以才有一个得道者能看到道通为一，得出道通为一的观念）；

两层：达者知通为一是一层，没有得道、看到有分有成有毁的世界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（？）【14:36】，把握了道通为一的知识然后一天到晚与他人争吵，不还是没有得到安适吗？不还是与那些人彼此悬置吗？哪里能够适己呢？

——庚桑楚

道是通达，没有间隔的。如果一定要努力；

没有加入人的意识之前，是自然而然的分成毁，看到分成毁是人的意识加进去的；

1.4 理

庄子把道进一步下落，具体内容变成理；把道的本体具体化。

——秋水

对齐物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，把道下落到理，理是进一步的法则和规范，道强调贯通性，道和理都是就客观世界来说的而非修养世界；

——韩非子·解老

用理来解释道，所以秋水篇可能是战国晚期的，可能不是庄子本人的；

1.5 主观的修养之道、实践性的原理

可见庄子的道在不同语境里含义是不一样的，不过最基本的还是作为普遍性，作为本根。

# 二、气论：通天下一气耳

最初是高度经验化的，六气的概念【14:42】，经验世界里面物理可感的。

2.1 阴阳之气

外篇里表现得比较明显，内篇《大宗师》里出现过，解释人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疾病和毛病，是因为阴阳之气有沴（乱）。

2.2 阴阳二气的流行运动即到的流行运动

2.3 通天下一气耳

庄子外篇中，是庄子学派的哲学进一步向前推进。

——知北游

世界不仅仅是现象的变化，也不是阴阳二气的生成变化，所有的生死都来自于一体之气，没有分别之气，它是所有现象物呈现为有形有名的物的根源（？）。

老子认为所有现象得以统一的是道，庄子又发明了气，就一定要处理道和气的关系。

不用道来理解人的悦生恶死，而用气。

——至乐

庄子妻死，鼓盆而歌。妻子生命的来源追问回去哪里有生命和形体呢？不进没有形体，而且没有气。气是杂乎芒芴（恍惚）之间（恍惚-是不是有气啊？产生了怀疑），按照张载的理解芒hu也不是纯粹的空无；是没有呈现出有形的样子的气，但不是空无的气，太虚是气之大本；

理解世界生成的最终极的本源的时候是有两个本源，同时按道和气来理解的。

2.4 变、化

谈变化基本是放在气上理解的。

《至乐》：万物皆化。如果万物皆化的话，我们还有必要悦生恶死吗？如果通过功夫修养把万物皆化体证，转化为肉身的东西，通过修养把万物皆化作为实实在在的生命原则，而不是仅仅作为认识对象加以把握，这样怎么会在死亡来临时感到恐惧呢？

《寓言》：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。形有form的意思，此物是彼物的种子，在现代看来可能是认识的错误，不一定是科学，但在庄子的时代是对形神世界如何理解的问题。庄子可能有泛神论的思想，种是某种神明（？）【14:57】

《至乐》：种有几。现代是生物学里基因之类的东西，种子生长有阳光、水、空气等条件，庄子同时还认识到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机是机制，循环论（？）【14:59】

外杂篇里有系统的论述。

第三节、“齐物”思想

理解了道和气还不足以理解庄子思想的特质，庄子思想主要表现在齐物论和逍遥游里。《齐物论》的论可能是汉人加上去的，齐物思想表现在很多方面，丁老师有写一篇文章。

长期以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，是重要的角度，但很不全面；实际上既有认识论，又有方法论、工夫论/修养论的，同时还有境界论（和修养论紧密相连的）。

哪怕主要从认识论去套用，背后一定要带上庄子的境界论，否则很难理解通，很多地方会读不懂；

——齐物论

人分成不同的类别，智力游刃有余的和一般的，话说得有气焰或讲不清楚的，睡觉的时候魂魄纠缠在一起，醒来的时候形体开张，耳目鼻口手足张开了。与外在世界交接，和别人相斗争，保留一些话好像背着人盟誓，是为了把握时机取胜；身体衰老好像草木在秋冬枯槁，到老的时候深藏起来，把心理活动深藏起来；没有能够使他恢复生机的。

各种情态，就好像音乐衬出人的虚空，菌从湿气中出来，人的反思能力其实是很差的，只有庄子才能加以反思。（突然对人很生气：已乎，已乎！）各种生命情态和心理活动，旦暮之间得此，这就是他们得以生的原因（？）【15:09】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因为有彼我的对待，彼我对待是我自身产生出来的，我和我自身产生的分裂。怎么会堕入这样的情况呢？好像有一个真宰，但庄子没有说有一个真宰（语言的叙述特征，有人说是怀疑论者的叙述语言，但是不是，庄子背后是境界论，是适己安己逍遥无待的世界），好像每个人没办法逃脱彼我的对待和发生，彼我的对待像一个囚牢让人无法逃脱，但是真正得道的人是不会有这样一个真宰的。

没有得道的时候，确实好像有一个真宰，百骸九窍六脏，是真的有真君存在于里面吗？如果求得情实或者没有求得，都不损害它的真相（truth），使得非彼无我、非我无所取的真相。

一生下来就与物相刃相摩，从生到死都是这样芒昧的吗？这是一种大哀的生命，是由于暗昧，由于黑暗，没有办法去觉解，因为人有成心。庄子进一步深入，说有彼我对待是因为有成心，彼是我构造出的彼，成心是一种偏见之心，而且我们效法这个成心。有成心就有是非，成心是导致我们自身分裂的根源，我和他人交往最关注是非的问题。齐物论接着分析是非的问题。

二、物之所同是（四问四不知）

这段话里庄子好像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但其实是通过怀疑的方式表示否定。

物（指人）之间有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啊？世俗的人都认为有，建立了认识论上检验真理的标准；庄子认为是否是基于成心存在的，同是同非是出自彼我的对待，是构造出来的，是人无法摆脱的现象，所以对于主体的构造、知不知的判断（判断物之所同是）问题是表示否定的。

如果人连自己不知道都不知道，那么物是不是无知啊？吾恶乎知之！

王倪是得道者，已经破解了成心（预先的自己的判断标准加之于外，才有知不知道的问题），所以把知的问题内在消解，是基于自己的哲学（所有的是非都是因为彼我对待，彼我对待因为有成心），但这不是怀疑论的消解，而是有适己的内在目的。

怎么能判断我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？有判断标准吗？正处、正位、美色，不同生物认定的不同，哪怕是美学也产生了很多的派别。自**我**（一般性的主体的我）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途，樊然淆乱，**吾**（个体性的，特指庄子）恶能知其辩！不同的价值标准产生了不同的是非，是非产生于成心，由我构造出来的；仁义之端、是非之途是我选择出来的。

你不知道利害，至人也不知道利害吗？（引入神话，可能不是庄子构造的，而是借用的，因为当时仙话已经流行了。）摆脱了世俗利害的人，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冱而不能寒，世俗的人能知寒知暖，知道安逸和恐惧，知道世俗生命活动所拟定的标准，但至人不是这样的。用特有的仙话传统表述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（在我们构造的四海观念之外存在着）。超越了利害，摆脱了束缚，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至人的境界，解除了生死的倒悬。

——四问四不知看似是认识论的问题，循着知识论的路子问下来的，实际上是内在的目的论和境界论的。

谈辩论的问题，没有真正的是非，没有真正的胜利者。有真正的是非的裁判者/判断者吗？没有啊。

三、认识中的道与物、道与言的关系

——齐物论

庄子把**人的认识层次/境界**划分成四个层次：其知有所至矣，是最高层次的知；其次是有物的世界，但没有封（边界）；再次是认为有边界，但没有是非；最末是认为有是非。一旦是非彰显了，道就亏损了。——可见庄子的认识论不是纯粹的认识论，而是背后靠境界来区分的。如王倪彻底摆脱了知的束缚，摆脱了倒悬。

达到至极的人，是不是普通人知道的东西他不知道呢？不是；【15:56】

达之于道境，可以摆脱偏私的束缚。世俗人为什么会丧失道呢？为什么会跌入言语的世界争是非呢？语言不是风吹孔窍发出自然的无心的声音，而是有所谓，有目的的，但是它所言的东西是有待被理解的，在理解中就会产生分歧，这样就会产生问题。和小鸟发出的声音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吗？互文；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他们都是得道之小成，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示这个道；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（很多误解，从王夫之开始），则莫若以明（明是正面的，超越的，儒墨是陷于偏避，明则是光亮照明这个世界，要超越他们用明加以照现）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，儒墨的是非就产生于道和言的关系，用言表述道的时候，言和道不是高度相同的，这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表现。要摆脱，就莫若以明。明就要看出彼是是相对的，对待的（传统语词），儒墨言语表达出的道已经不是原来的道，因为有了彼我的分别，要认识到彼是方生之说也（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一套当作绝对真理）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（庄子思想的第一层结果，从认识论的角度展开，很多情况是通过怀疑论的方式表现）。主体本身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主体出自彼我对待，（？）【16:10】

第二层：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，是达到最高的境界，没有人我的区别，没有彼我的区别，没有我和天地的区别。道通为一的人才可以达到，否则会堕入方生之说。但纯粹的一哪里会有言呢？天地万物两句话，是用言来表现这种道，但言和道是完全一样的吗？用言加以表述，那是一个真正的道吗？——发生了麻烦，不同的学派去理解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的时候，是没有用言辞加以表达的生命境界，但一旦用言去表达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就产生了言和道的分裂，由此每个人都是思考的主体，都是言说的主体，那个绝待的贯通为一的主体就（？）【16:17】自无适有以至于三，更何况还有有形有名的另一个有的世界；人把握的道又完成了分裂。

四、莫若以明、和之以天倪

回到生命本身来，提出了道枢（彼是莫得其偶）。摆脱彼是是非对生命的倒悬和束缚。

两行之说：也是出于是非的问题，陶钧是运转非常均匀的，调和是非，休乎天钧，是为自己生命安逸、逍遥，不介入任何一个是非中，就是两行，两而行之，有是有非。

# 第四节、形神与逍遥

精神形体的生命哲学，在齐鲁战国中期到晚期大流行，成为黄老学的基本概念。庄子也受到形神论的影响，要达到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安立的问题。

第一重是彼是方生有待的世界（儒墨）（基于成心、彼此，是庄子反思出来的），第二重是逍遥无待的生命（齐物论有表现，吾丧我也有）；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阐明目的论；